

宣教士保羅嘗言：我們成了一台戲，給世人和天使觀看（林前 4:9）。宣教士如活在金魚缸內，眾人從四面八方把你看清。（所謂眾人，包括宣教工場當地人，來自不同國家的隊友，老家差派支持你的教會，什至包括你自己）且對你評頭論足。怎麼樣？

相信全球不同民族都有過新年的觀念和習俗。

最多民族和地區採用的是公曆 1 月 1 日，那就是新一年的開始。元旦者，太陽開始出來也。簡單嘛。不同食物，不同衣飾，不同習俗，大家都期待和祝願明天（明年）會更好。

新年又稱為春節，那當然跟“春”有關；一年四季之始。中亞地區採用 3 月 20-23 日中的一天為新年之始（那是地球環繞太陽公轉，南回歸線最接近太陽帶來的分野，是一年裡日夜對半的日子。接近中國農曆的春分。當然，人身處在北半球或南半球的角度剛好相反）。

中國人習慣過農曆年。昔日務農社會當然是按農曆算法，正月為一年之始。但這種算法也並非中國人專有；其他越南，韓國等都採用相同或類似的曆法。因此也產生了涉及政治是否正確的爭論。國外以前把中國年翻譯為 Chinese New Year，可其他國家人民不同意。目前的共識，稱它為農曆年 Lunar New Year 較為適合，沒有異議。

爭論點還不止於此。今年是甲辰龍年，有人不同意翻譯為 Year of Dragon，因西方的 Dragon 是可惡凶殘之怪物，這樣的翻譯有損中國龍的正面吉祥形象（又是政治議題了）。有人建議改譯作 Year of Loong 吧。哈，跟著來的反而是一大串笑話和問題。其一，Loong 跟 Lone（孤獨），Loan（債務），濃，窿...同音，都不是好東西。其二，龍是十二生肖之一<sup>1</sup>，先例一開，以後便會出現 Year of She, Year of Tu, Year of Hu...等不明就裡的東西。更有進者，中國的十二生肖跟不同國家的算法不盡相同，如：中國的兔年是越南的貓年，也是泰國的象年；中國的牛年是蒙古的黃牛年；中國的羊年是日本的綿羊年，中國的虎年是哈薩克斯坦的獵豹年，

<sup>1</sup> 中國的十二生肖說，起源什麼，有說早在先秦時期已經存在。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的形象化代表，目前對表：子-鼠，丑-牛，寅-虎，卯-兔，辰-龍，巳-蛇，午-馬，未-羊，申-猴，酉-雞，戌-狗，亥-豬。不過古今中外，全球不同民族都有類似或相同的表達，有的跟黃道十二宮相關連，有的跟希臘十二宮，即星座有關，尼泊爾中部山區的古隆族 Gurung，卻也只有 10 種動物生肖

是印度的獅年等。怎麼辦？誰說了算？其三，命名什麼貓年狗年，對近代社會人民帶來什麼意義或影響？民間的東西被提昇至政治層面...管他。

過大年，有人歡喜有人愁的首選事項，莫過於收/發紅包（又稱利是，壓歲錢）。華人圈內發紅包的習俗，各地不一。我生長在南方，收/發紅包有它的一些“規矩”。1. 輩份大的發給輩份小的；2. 成了家的發給還沒有成家的；3. 好事成雙，避免單數。不過後來慢慢發展開來，把大樓的看更叔叔，清潔阿姨等都納入發紅包的範圍，大家圖個開心，討個吉利，什至是討個“外快”；豈不快哉！相對北方，似乎收/發紅包的習俗只在家庭及家族中出現，沒有那麼“濫發”。

我在台灣的日子，發現當地收/發紅包有另一套規則。1. 父母只發給自己的小孩；2. 孩子開始工作賺錢之後，則反過來發紅包給父母長輩；3. 同輩之間不用/不會收/發紅包的。

新加坡華人圈也不離俗也發紅包。但當地朋友說，他們發紅包也只是討個好意頭，所以發的紅包一般都是小鈔小幣，或不在乎有多少金額；更不會以此作為攀比或炫耀。

紅包又名壓歲錢，作用是“壓歲”，表示由除夕平安過度到新春，迎來新歲。所以在除夕夜，母親會把一個紅包放在我們的枕頭下，那是壓歲。翌日新年，跟爸媽拜年後再收另一紅包。我家教導，收到紅包不可馬上打開，最快也要在新十五過了元宵之後才可打開。父母也教導，要把這些錢好好儲存起來，以待日後需用。我少年時私下買的第一套書籍“精忠岳傳漫畫冊”的資金，就是來自過年的紅包儲備。不過我家師母的際遇沒有我的幸運。他的紅包儲備卻也被父母徵用去了。

兒時收取紅包，當然是越多越好（無論是質或量）。我們私下都會盤算，那位長輩發的是“軟包”（即紙幣），那位發的是“硬包”（即錢幣）。

紅包一定是紅色的嗎？中國人以紅為喜慶吉祥；可在韓國，他們收/發的卻是“白包”，喻表純潔。起碼相對“寸志”<sup>2</sup>而言，單純清潔得多。

我在婚後也跟隨習俗開始發起紅包來。也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，紅包內不單有些金錢，同時也附上一張福音單張。沒有人會拒收的---這是經驗之談。

附帶一說，收/發紅包，不一定單是過年習俗行為。記得年青時跟著老爸第一次還鄉，年紀比我大但輩份比我低的“姪子”竟也就向我這位“小叔”發起紅包來（紅紙），算是討個吉祥，同時表達歡迎和尊敬之意。

南方過年食品，主要是“年糕”等糕點。在菲律賓服事的日子，當地菲國同工很早便提醒我們過年記得請他們吃“diao-guo”。什麼呀？細問一下，原來就是指年糕/年粿。<sup>3</sup>

---

<sup>2</sup> “寸志”也可翻譯作紅包，一般指行賄時出手的紅包，所以較為負面

<sup>3</sup> 在菲律賓的華人以福建人為主，“diao-guo”是年粿閩南語的菲國發音

有一位同工回憶文革破四舊的日子，中國人吃年糕的封建習俗還是被保留下來；只不過把它改個名字為“抗戰糕”就行了。

不過似乎北方沒有年糕這些食品，而一定不可少的是卻是“餃子”。聽過這樣的爭論嗎？北方人嘲笑南方人，窮得連餃子都沒有；南方人嘲笑北方人，窮得只有餃子吃。

不過，近代社會經濟和物質發展步伐迅速，不流於以前的表達。以前過年時才出現的食品，現在整年什麼時候都可以找到。以前較單一的食品，現在五花八門，種類繁多。所以相對來說，沒有了昔日過年的濃厚氣氛。

還有一個行為值得一題，那就是拜年，彼此祝賀，及道出對新一年的祈願。我家家規，輩份小的要向輩份大的拜年（順便討個紅包嘛）。我是 12 兄弟中的老么，過年時總要前往所有兄姐家拜年。就算他們散居全球不同地方，也得採用電話，視頻等方式跟兄姐們拜年祝願。家規難忘。同樣因時代變遷，現在全年什麼時候都可以跟親友視頻見面；昔日的拜年行為便有點兒變得“繁文縟節”了。

雖然我認為自己是屬於保羅所說“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”<sup>4</sup>的那一類人，但每次過年都鈎起不少回憶。我還是喜歡過大年的。

---

<sup>4</sup> 參聖經 羅 14:5